

灤陽錄卷之二

漢山州柳得恭惠甫 撰

灤平縣

灤平縣裏亂山秋喀喇河清散漫流到此應無沙塞想葦葭深處見
漁舟

七月二十一日自熱河發向燕京承德府備送大車十三輛車夫
恭順路又坦夷疾如風雷到灤平縣縣東喀喇河即灤河上流葭
菼蒼涼見舴舺三四掠岸而過數月驅馳沙漠之餘心目爲開是
日安南南掌緬甸諸國亦陸續治發蒙古自熱河歸各部回回王
扈從到圓明園

古北口

兩重關又兩重關秦代城邊漢代山晚向洛迦仙境憩碧紗窗映小
屏顏

灤陽錄卷二

一

遊海叢書

古北口關無敵樓入兩重關有衙門店屋登高而望城堞隨山屈
繚潮河自塞外流入滿目荒涼又入兩重關有南天門門右有關
廟石柱牌樓康熙御筆洛迦仙境有小軒乾隆御筆攬勝軒紗窗
窈窕軒後列植花木鋪甃潔淨人聞古北口意其雄險不知有此
妍妙之境古北口外四十里曰兩間房有關廟亦瀟灑吏部尙書
彭元瑞題壁一絕云春山如黛柳如煙罨畫樓臺小洞天容得踏
雲雙短屐碧桃花裏訪癯仙按顧寧人昌平山水記自石匣東北
行十里爲腰亭鋪又十里爲新開嶺又十里爲老王店又十二里
至古北口古北口城在山上周四里三百一十步又三里爲潮河
川守禦千戶所川之兩旁築垣立臺臺之東西因山爲城參差曲
折千里不絕其衝處建空心敵臺或四五十步一臺或二百步一
臺每臺百總一人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每一二里鈴鐸相聞
爲一墩每墩軍五人主瞭望每路傳烽官一人有警舉烽左右分

傳數百里皆見大抵皆戚少保繼光之遺畫以此觀之自北入第一重關即舊潮河川守禦千戶所統稱古北口兩關左右荒臺廢墩至今尚多

圓明園扮戲

督撫分供結綵錢中堂祝獻萬斯年一旬演出西遊記完了昇平寶筏筵

八月十三日皇帝萬壽節各省督撫獻結綵銀屢鉅萬兩和中堂坤主管料辦內務府筆帖式言之如此兩淮商賈獻銀二百萬兩內務府奏之皇帝初批不必再奏以出於誠心批知道了見於塘報中兩淮如此他又可知皇帝七月三十日到圓明園自八月初一日至十一日所扮之戲西遊記一部也戲目謂之昇平寶筏帝老矣中朝大臣阿桂最賢而又老矣漢閣老嵇璜王杰以下充位而已和坤權傾天下帶銜經筵講官御前大臣太子太保議政大

臣領侍衛內大臣文華殿太學士文淵閣提舉閣事管理吏部戶部理藩院戶部三庫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教習庶吉士管理上駟院武備院御船處嚮道處事務正白旗滿洲都統總理建銳營圓明園八旗內府三旗官兵大臣步軍統領三府等忠襄伯悉兼樞要滿洲之俗貴賤等威不甚分明而望見和坤坐者皆起立他大臣則未必然威已立矣和坤之子駙馬豐伸殷德亦美少年於宴班走來問余曰本國有戲無戲答以有復問與中國同不同好不好余答以有同有不同有好有不好則笑而走去似是皇帝使問於我使也福長安等紛紛求扇藥於使臣長安又使通官求東鬚欲爲戲子髯中朝大臣舉動如此帝方與番王蠻客扮孫悟空豬八戒不經之事而觀之未知其何如也太學士阿桂者滿州正白旗人曾以定西將軍平金川擒索諾木年今七十八歲瞻視凝重有大臣風不媚於和坤者惟桂一人云阿桂之子工部侍郎阿

必達朝房中與語憤憤殊無父風工部尙書金簡者常明之從孫常明即我義州人僉中樞德雲曾孫德雲墓在州南山碑刻雍正元年誥命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有爪牙之選極宣力於旂常朝頒綸綍之榮必勤思於水木用褒先世以大追崇爾德雲乃管理上駟院院務散秩大臣提督南海子總理鳥鎗兼佐領加二級常明之曾祖父樹德務滋發祥有自敦詩說禮克垂樽俎之猷勇戰敬官早裕熊羆之略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懋功有賞榮則邁於所生慶典欣逢恩不忘其自出加茲寵秩尙克欽承乾隆二十四年加贈太子太保領侍衛內大臣懋勤公余聞於灣人德雲曾爲府通引云金簡厚待我人灣府刷馬驅人輩姓金者每伏謁道旁冀賞賜近頗厭之仕譯亦倚以爲重然其實平平宰相謹事和福者也

結綵

桃綵柳絲總亂真空中樓閣鏡中春西華門外西山路綠臬丹香醉殺人

自熱河至京城四百里已見處處結綵自西華門至圓明園三十里左右排比起假樓悉覆黃碧琉璃瓦或冒以文錦繡欄欄楯塗泥金結雜綵流蘇畫布爲城郭建碑樓作紋石沈香柱狀或爲鏡閣數百步車馬往來映其中或爲棕毛屋竹籬以瀟灑敵繁華前綵爲桃柳爛然深春丹綠之臭令人頭疼各省各部以至舉人立牌分掌又立牌書某戲某曲自某處起到某處止又立禁煙牌人莫敢烟市人昇水淨塵及至八月十二日皇帝自圓明園入京城左右綵樓中千百妖童塗粉墨曳羅縠騎假馬假鶴一齊唱曲而望之往往見癯老之人背懸天字萬年禧扶杖喘喘而行云是千叟餘存者

假山

城郭樓臺總可爲恨無天際數峰奇始知蘆簞含神變碧秀天台雁
宕姿

綵樓之側多以蘆簞撓摺蹲踞爲石塗以黃綠嵌空玲瓏太湖奇
石也又作假山高數十丈神仙白鹿獼猴之屬跂跂圍繞其尤奇
者路轉深或作遠山一抹碧色又爲夕陽淡紅山白雲橫於兩山
之間又不知何物鋪地如琉璃爲假水隔以紅欄望之漪漪然疑
不可涉圓明園池邊做作江天寺人以爲酷類

西直門外

十里蘭風麝霧飄鈿車轆轤上紅橋癡人每說銷魂好試向西山處
處銷

八月初七日燕京婦女傾城出觀綵樓到圓明園之昆明池邊逍
遙而歸自西直門至圓明園路正中鋪石廣可併軌左車往而右
車返兩行轆轤不絕車或隔紗或嵌琉璃車中紅粉或一或雙衣
杏黃衫碧衫珠翠滿頭車前小婢多著繡花朵大紅衫蘭麝蕩越
數十里余於是日以紗帽青氍乘車出圓明園車中婦人莫不指
點而笑蓋初見衣冠故也

西山宮殿

番王蠻客載龍舟一簇黃旗是舵樓白塔青峰延壽寺權歌聲裏溯
滄洲

圓明園之東南蓄水爲湖泊號昆明池植芙蓉楊柳東岸鎮以鐵
牛有門曰菴秀門外煙波渺然駕十七虹橋望西山宮殿丹綠參
差延壽寺白塔轟轟雲霄間八月初九日皇帝泛龍舟御舵樓樓
下載各國王使臣發棹歌至延壽寺前下船縱覽玉泉萬壽山諸
勝燕都宮闕皆仍明舊而修飾致美者即圓明園也余問於羅兩
峰曰先生遊西湖否曰屢遊余曰圓明園比西湖何如曰安敢當
天然山水余曰山水天然樓臺未必勝又大言曰樓臺亦當勝

堪達漢

親宣香醞玉杯雙鎮日梨園演北腔鐵鹿盧牽堪達漢天家舊壤黑龍江

皇帝引本國正副使至御座前親舉玉杯酒宣賜之正副使以次飲而退前此賜使臣酒皇帝授近臣近臣授使臣今徑授使臣諸貝勒衍聖公外無當是禮者又命牽一獸示使臣似鹿蒼白色項下有肉囊阿桂來問曰貴國亦有此獸否使臣謝曰小國安有此奇獸今幸見之阿桂微笑而去莫知其名余曰堪達漢也鹿類出黑龍江地方其角可作射鞞色如象牙詳見康熙乾隆御製集及漢清文鑑等書亦名四不相聞自山海關外鎮以鐵籠載來知爲黑龍江所進也

珊瑚樹

螭鉤對對玉玲瓏金佛莊嚴瓊瑣同忽見珍柑承翠葉珊瑚一樹殿

前紅

內而軍機內務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撫將軍競獻珍玩玉如意最多陳列殿陛觸目琳琅小金佛一輦數十覆黃帕昇入宮門絡繹不絕無慮萬軀珊瑚樹高可三尺青玉葉琥珀果爲柑橘狀植玻璃盆中以金絲絡之晶光照人不知何人所獻也諸權貴亦乘時受餽遺余在圓明園偶入一觀音閣河南巡撫穆和藹寓其中見吏目四五人擾擾裁紅紙修名帖物單堆積頭就看之其人甚不喜也皇帝最愛玉嘗採於回部葉爾羌之蜜爾岱山駐劄大臣高樸盜採被極律琉璃廠中筆洗硯屏苟其玉也價不下數百兩銀多爲進獻所用云我國私商挾笠鷺帶螭以入雖焦餘之物莫不售重價羅兩峯處有人致書並一物大如拳微黑色兩峰摩挲審視曰是是可買可買其人不勝歡喜而去次修問其故兩峰曰有貴人欲買古玉疑而書問故吾辨之次修曰此何玉也兩峰曰漢

軍飾價直銀千兩可見燕中習尚

紀曉嵐大宗伯

海內詞宗藉藉名蕭然來訪兩書生朱輪駐處留紅刺提督衙門半日驚

紀昀號曉嵐直隸獻縣人禮部尚書海內推爲詞林宗匠圓明園東門外接駕時見與侍郎沈初同坐序各國使就與略談及到城裏訪其第延之上座恪執賓主之禮余辭曰不佞後生小官不足以動長者曉嵐曰古禮如此國制亦然不必謙也余問曰遼金元明史及一統志俱重修云已完否曉嵐曰俱係奉勅重修甫畢遼金元官名人名地名繙釋多從徹底考正所以未即刊行刊完當有以奉贈也又曰貴國徐敬德花潭集已錄入四庫全書別集類中外國詩集入四庫者千載一人而已又曰朴次修攜冷齋集到已拜讀矣天骨秀拔與次修一時之瑜亮昨與次修集俱品以味

含書卷語出性靈不勝佩服之至連日官政冗忙稍遲當赴館暢談後數日曉嵐命駕到館問柳朴兩檢書在否余與次修適出遊未歸提督通官惶忙酬接曉嵐留紅紙小刺而去提督者提督會同四譯館禮部儀制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來住館中通官輩附麗稱衙門妄自尊大及逢尚書惶忙膝跪之狀人皆見之以此爲恥半日虛喝未已後余與次修歸館首譯來見頗以爲憂余笑之曰吾不請禮部尚書來彼自來亦且奈何其後曉嵐書五律一首於扇以寄之曰古有雞林相能知白傅詩俗原嫺賦詠君更富文詞序謝三都賦才慙一字師惟應傳好句時說小姑祠自註云冷齋集忽惹未能作序又贈金日追儀禮正譌十七卷亦贈次修詩扇及史記考異冷齋集曉嵐云姑留欲錄存副本竟不還也余更以二十一都懷古詩註贈之曉嵐贈余及次修詩檢書稱以檢理疑其誤書從羅允纘得灰拭之法將改書尋與諸名士語多稱檢

理或祕校始知其用文淵閣校理號爲之一笑遂不改後聞羅兩峰言紀公最好古曾因得罪發遣烏魯木齊距京師萬里離巴里坤尙有數千里帶回漢碑即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帶三千兵誅呼衍王紀功之碑隸書不過十六字余訪曉嵐時不知有此事未能索觀爲可恨四庫全書開局以來傍求軼書我東文籍流傳中國者想多獨花潭集收入爲可異圓明園宴班王中堂杰求東國祕史東國聲詩於副使本國無此二種又求圃隱牧隱二集徐公或慮有忌諱處並辭以無王中堂懇問他書不得已以韓久庵箕子井田圖說應之後竟筵稟校正付柳根許箴李漢諸說名以箕田考印送東國聲詩者王漁洋詩話有曰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未知何人選東詩摘此語名之也王中堂屢求東書亦欲收入於四庫中而然歟

潘秋庫御史

人海人城擬一尋傳聞御史禮觀音端門執手猜相覘誰識平生一片心

潘庭筠字香祖號秋庫浙江錢塘人陝西道觀察御史丁酉春家叔父入燕時序巾衍集戊戌夏懋官次修入燕定交又序列上周旋集遂致書于余至是次修先訪之香祖方深居謝客掛觀音像朝夕頂禮言及時事果約彌深八月十三日太和殿宴禮與之相逢於午門前引席並坐談笑叙舊滿洲人來覘作初逢高麗人問姓問名狀其實非冷人也

李墨莊鳧塘二太史

周旋洌水總前塵涵海書燈照碧岷燕邸西風吹漸瀝驚看滄海夢中人

李鼎元號墨莊李驥元號鳧塘四川羅江人兩邨從父弟十餘年來信息相聞天涯舊識也墨莊曾寄洌上諸子詩云自從別後廢

吟哦洌上周旋近若何幾度夢游滄海上醒來猶自怯風波漢學
士之憂畏如此墨莊翰林侍讀鳧塘編修兄弟同寓四川會館中
余與次修再訪歡飲竟夕是年春自燕還者藉藉言彼中學士多
求四家集集中之人即某也某也余頗疑之問於墨莊墨莊云兩
村兄撰刻涵海一部凡一百八十五種二十套中有楊升庵四十
種雨村亦四十種其詩話三卷李君清脾錄及柳公佳句別來幾
日非吳中和者無人又郢中之類皆收入甫刻就以事罷去板已
入川惜此處無其本即我輩逢人便說故知之者甚多而未得觀
全集所以求之耳傳者之說果有所因太和殿賀班有候補舉人
周立矩者亦言見洌上諸子詩問於墨莊周亦孝廉中才子也余
觀墨莊鳧塘二集言兩邨罷官事語多憤慨秋庠則指爲放縱所
致未可知也過口外朝陽縣時關廟壁上見兩邨詩問於店僧云
五年前李以通水道巡到題過及聞其歸田信筆書七絕三首托

墨莊寄云魚雁沈沈二十年一天明月共嬋娟數行秋柳朝陽寺
忽見羅江浣壁篇淡雲微雨舊詩情蕭瑟輜軒萬里行燕邸何人
談竟夕滿盤愁對落花生桐酒沈冥緩客愁翰林詩思竟悠悠連
綿一路秋山好磊落人歸磊落州浣壁吟兩邨集名竟夕談落花
生皆有舊事見并世集中墨莊問余曰近有著作如歲時記之類
否余曰沒有墨莊歎曰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自古而然余觀墨莊
兄弟俱居翰院而氣像牢愁兩邨歸矣又聞祝芷塘以御史妄論
人革職方買舟南下墨莊輩所以多悵悵語潘蘭公之深居禮佛
有味乎哉

衍聖公

定武蘭亭響揚真春秋金鎖袖中珍秋山曲阜城南路金頂轎歸玉
貌人

衍聖公孔憲培先聖七十二代孫年可三十餘笑貌善書余於圓

明園及京城再訪之爲書冷齋號贈趙沅春秋金鎖匙一卷戴震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四卷蔡京州學碑黨懷英杏壇碑姜開陽摸刻定武蘭亭先聖墓上著草五十本余以義興麀角寺碑謝之又贈五律一首偶問龜山蒙山公曰俱小小山仍謂余曰初入中國能作漢語何也余曰略解之公笑曰再入則可以無不通衍聖公乘金頂轎燕中人呼爲聖人

羅兩峰

詩情畫筆總閒愁清畫茶烟掩寺樓他日相思空悵望二分明月古揚州

羅聘號兩峰又稱花之寺僧江南揚州府人少年風流晚來奉佛攜其子允縝寓琉璃廠之觀音閣落拓可憐學畫於古杭金農農字壽門號冬心入畫徵錄中兩峰有出藍之妙世所傳冬心畫大半出於兩峰之手云兩峰爲鬼趣圖窮極譎恠海內名士如袁子

才蔣心餘程魚門紀曉嵐翁覃谿諸人莫不題詩又爲紅梅長幅繁豔可嘉詩又韶婉不爲畫掩妻桐城方氏名婉儀號白蓮女史亦能詩序刻兩峰少時效放翁體三十餘首號學陸集余與次修屢過兩峰偶數日未往寫余小照旁寫折枝梅題云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繫相思故人近日全疎我持一枝兒贈與誰余以蘇定方平百濟劉仁願紀功二碑謝之兩峰大喜即付裝潢自言明春買舟南歸見余懷古詩而喜之云與鮑以文爲密友他方續刻知不足齋叢書留下一本與他自無不刻之理余已贈紀曉嵐尙書更無以贈也又爲余寫蘭添棘擲筆指棘曰自別君後滿目都是此物奈何余曰大江南北豈無桃李兩峰搖首曰沒有沒有允縝號小峰亦能畫人比之羅昭諫父子兩峰臨別贈詩云纔逢欲別意遲遲後會他生或有期殘月曉風容易散柳耆卿對不多時余和之云榆關黃葉若爲情秋雨秋風信馬行記取當年腸斷

處羅昭諫別柳耆卿兩峰藏唐韓混回鶻舞女圖戴尖帽辮髮繞首飾珠翠頗似東國婦女舞繡毼毼上妖豔其頂過豐余見回回男子多大項女亦宜然軸尾有朝鮮安氏印記余驚問曰此人是誰兩峰曰是雍正間人兄弟二人其兄名岐號麓村杜氏王府內來揚州辦鹽務其人極雅收藏最富曾獻書畫于今皇上蒙收賜白銀一千兩本係朝鮮人不知從何入中朝進王府實未可詳久已去世尙有子孫流落不復雅矣

張水屋

筆意清狂未可刪喜爲金碧夕陽山大江南北交遊遍直到三韓洌水間

張道屋號水屋山西安邑人曾仕兩淮鹽務分司通州題其門云楊柳江城臨畫稿梅花官閣寄詩魂及去官有感興詩十首頗沈鬱慷慨兩峰處相識題扇見贈書畫放縱請余及次修去飲酒兩峰怒以爲奪客水屋亦怒一場大鬪余留而次修去以彌縫之後日余坐琉璃廠書肆中看書水屋與數人者掛暖臆負手緩步而過見余大笑道好好數人者恠而問之水屋又撫掌大笑自詡曰我交遊遍天下非特海內而已海外亦有之君輩焉足以知之兩峰每短水屋水屋亦短兩峰以余所見水屋真狂士也

吳白菴

城南寺裏證交初先讀君家一亥書誰遣儒生知事體從今不作石湖漁

吳照字照南號白菴江西南城人以能詩知名爲嘉定王西莊錢塘袁簡齋所許學使翁覃谿方綱獎拔之海內稱爲得士云著有說文偏旁考二卷其書於五百四十部之首先說文次古籀次隸以考其源流手自摹寫刊行羅兩峰爲道余姓名便寄說文偏旁考後遂相識訪其寓軍機主事曾煥家滿壁簞簞又白菴筆也亦

爲余寫竹於小帖書畫雙絕真奇才也照南託兩峰父子爲石湖
漁隱圖請次修孽窠題軸翁覃谿見而大驚即抵書曰儒生不知
事體聖世安得有隱照南惶忙改裝題云石湖課耕圖中州士大
夫之忌諱文字類如此

莊中書

易知難忘是君家紫禁城西轉小車棕扇題詩悽別意無因再品雨
前茶

莊復朝字植三號澤珊江南常州府人中書舍人余在圓明園時
入中書朝房都是旗人有祇揖請坐者曰侍讀那琪滿洲正黃旗
人又有瑚圖靈額者蒙古中書方寫蒙古字運筆如飛蓋滿洲中
書治滿州文書蒙古中書治蒙古文書漢字則不知亦可也與之
筆談殆不成文理漢中書只有張經由一人湖南長沙人輕薄少
年所談者不過娼女戲子男色婦人小脚褻不足答諸中書又請

圍碁以不能辭閱沒趣之際有一中書自外而入眉眼如畫眄
睨笑問其姓名即澤珊也余問秦侍讀瀛在何處澤珊曰先生何
以知之余曰勞我江南十年夢綠楊春巷枇杷門其佳句也澤珊
曰秦侍讀住宣武門外將軍教坊衚衕先生試訪之他出入軍機
處在家時很少復曰此處不佳到京裏進館劇談余曰館裏亦不
佳僕當就拜澤珊曰最好然坐屈未安仍書示曰僕住西華門內
拜斗殿衚衕梁中堂宅內入城後一再過皆不遇云在衙門與其
弟會琦談會琦字約亭號稚卿亦美秀才也所寓爲故大學士梁
國治第梁之子即澤珊妹婿也澤珊尋抵書深以未晤爲恨寄一
扇題五律二首有曰獨憐塵事擾坐失劇談多又曰硬黃非舊榻
乳碧試新茶余過澤珊時案上有張得天司寇落葉詩帖歎賞之
穉卿數數勸龍井茶故其詩云

車制新編考據該已令先輩歎奇才玉河無一桃花片那引天台二客來

阮元字伯元江南儀徵人翰林編修劉瓛之字佩循號信芳山東諸城人翰林檢討余在館中二人同車而來徘徊庭際無人酬接怊悵欲返余請至炕上與語皆名士也云去歲供以庶吉士在間壁與使臣相識去歲人胡無一人來者乎余曰未必再來阮伯元著有車制考紀大宗伯亟稱其考據精詳余舉而言之則伯元色喜請見余詩集余辭以熊翰林處有一本惜無見在者伯元曰往彼當索觀

熊蔣二庶常

蓬海迢迢旅夢長畫欄紅樹御河傍隔窗茶甌松風似暇日論詩二庶常

熊方受廣西永康人蔣祥墀字丹林湖北天門人俱翰林庶吉士

灤陽錄卷二

十二

遼海叢書

玉河館西壁爲庶常館余與次修屢往談詩熊是魁偉人蔣頗醇雅東還時熊贈詩曰摘文院裏靜揮毫滌盡胸襟韻始高一卷新詩冰雪似前身合是柳儀曹隔院頻聞車馬音西風催客動離心東歸添得好詩料蠹島驪江秋正深熊庶常父任大名府知府府民聚黨作亂爲所害皇帝捕鞠叛民云知府實愛民欲舉大事故害之皇帝憐之錄遺孤特授翰林熊庶常自言如此

鐵冶亭侍郎

滿漢文書盡日忙閣門西轉是機房正黃旗下逢名士玉侍郎兄鐵侍郎

鐵保號冶亭滿洲正黃旗人禮部右侍郎李兩邨嘗稱之曰善書淳化帖旗下人不可多得余曾見其虛閒堂集冶亭亦聞余名熱河行宮閣門之右有軍機房余與次修入其中有內閣學士玉保翰林章煦理藩院侍郎巴忠理藩院員外郎湛潤堂中書舍人文

某魚某諸人據椅而坐與之語應接不暇諸中書或治文書或接京信開讀擾擾未已少焉有一人入來即鐵侍郎叙話歡若平生歸寓後治亭贈詩有曰公謙聯私覲新交識舊遊余亦和贈後聞之則玉保即治亭之弟亦有詩名兄弟俱以詞臣出入禁密治亭又帶蒙古副都統寵榮方隆云

福建將軍

福建將軍哲且鬚能彎五石學操觚中州學士休相笑我愛東丹獵騎圖

魁倫滿洲正黃旗人福建將軍余在熱河時與次修坐朝房中日熱搖扇滿洲宰相問曰何故持白扇余曰無人可書可畫諸宰相意欲畫之而互相推讓已而福建將軍入來狀貌豐碩皆驚喜曰魁將軍來一宰相下炕與之抱股若相搏欣欣不已分釋並踞絮絮而話聽之多是福建來時雨潦車陷馬沒艱辛狀也茶後有指

吾二人扇而言者曰將軍可寫魁將軍便不辭呼取筆硯來寫次修扇菊花題余扇弄花香滿衣一首其所作也意氣自若款云完顏魁倫題贈朝鮮檢書柳先生清拂蓋金源遺裔也後持入京城諸名士見而擲之曰好不好不好其實書畫自好其人又魁梧可喜還到新店

遲遲車馬返遼東小黑山頭萬里風古北口來山海出醫巫閭在一周中

一行還到新店後崗下馬而坐望見白臺子舊路憶雇車疾馳如隔世別人事自古遊燕無由北口者余則然矣到此醫巫閭山始周一匝計程爲二千七百餘里比諸三周華不注亦壯矣

瀋陽

嗚呼崇德二年春牢記干支是甲辰歸到瀋陽城外路斷煙秋草弔三臣

曾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有滿洲源流考皇清開國方略二書
意其可觀入燕求之書肆中無有次修於刻字房見開國方略云
是內版書三學士事曰倡義袒明敗盟構兵崇德二年三月甲辰
被害次修以小紙鈔來剔燈同觀爲之髮豎嗚呼其所書八箇字
即無愧乎天下萬世歸到瀋中益不禁竹如意擊石之思王貽上
池北偶談多探入金清陰先生朝天詩又載感舊集中意蓋微婉
李廓羅德憲使瀋不屈戊戌年間全韻詩出來然後彰著三學士
卓然大節今又得信史矣東人多言清太祖幼時爲寧遠伯甚愛
之家僮一日伯據枕而睡其實未睡也清太祖就拔枕邊寶劍三
擬於伯腹還復置劍伯始開眼曰爾何故清太祖跪曰安敢忘父
兄之讐又安敢忘豢養之恩擬劍者報讎也置劍者報恩也伯知
不可留戒之曰我有駿馬爾知之乎曰知伯曰爾騎快走兒輩知
之不好清太祖叩頭泣辭騎駿馬走李提督聞之憤甚帶弓騎馬
疾追已不可及矣余始疑此爲齊東之說開國方略中云太祖四
歲養於寧遠伯家十五始歸次修亦見而書之東人之說始信矣
爲其家僮擬劍等事諱而不言歟萬曆以後我人與中國人數相
往來傳聞宜不誤附記於此以補方略之闕

鳳城

無多歲月遠遊還城郭樓臺夢幻間長城餘殘三十里捲簾還有鳳
凰山

鳳凰山三十里石峰平地羅列鳳城在其下東環鴨綠西窺遼瀋
北扼建州南控大海形勝之地也遼置開州鎮國軍一統志據遼
志以爲渤海大氏東京龍原府此則未然余曾有辨然高句麗雄
強時必置名都出戰入守與天下抗衡今指其石城古址爲安市
城者是也記曰善哉覘國乎余是行略有目擊而憂歎在覘之道
豈不在於耳目乎軍官譯官關西馬頭灣上跟役以至彼中通官

皆使臣之耳目也此屬方且困窮無聊交相欺詐奚暇爲耳目乎哉彼中通官者皆我被虜人之裔也外示恭順內懷無狀熟知首譯官有公用銀與鳳城將符合遲開柵門或遏遊賞之路種種作爲可怒之事使臣怒則首譯棍棍怕而銀不足惜則銀歸於通官矣其在館裏也多布姦細覘知我人買禁物片角束毛擢取聲張非銀莫可解也灣商輩亦多無狀愈見欺而愈買馬彼且佯若不知猶恐其不多買及至鳳城而無得脫者前過瀋陽時副都統成策送任車三輛白金五十兩助行李使臣報曰車則幸甚白金貨也不敢聞命使通官保德還送之回到瀋陽另遣人致色箋清心丸于成策謝其厚意復舉前言成策始驚終笑曰使臣廉白可敬通官事鄙鄙不足道及出城門見一飛騎驅保德去數日後保德追到鳳城氣色悵悵始知其從中隱匿成策銀敗露大窘假貸備納而歸也人皆笑之旣而鳳城甲卒十餘輩截路搜捉行中獐馬

不揀舊馬新馬駑駘病蹇凡二十餘匹併其所馱牽匿城中每匹責銀十五兩又徵兩日喂錢十貫然後出付此皆保德喉城將分其利兼瀋陽之怨也彼中通官情狀如彼鳳城將額爾恒額者云是覺羅貪鄙之類也門務悉委於甲軍姜大姜大者極奸黠巧於侵漁灣商皆切齒宣川島中拿魚遼戶駐舶不已至於結廬結廬不已至於種田近聞鳳城將潛收稅銀尤可駭也我國譯官則年來不能充包嗷嗷然望後市之罷後市旣罷而灣商窘灣商窘而物貨不集包愈不可充矣又嗷嗷然望後市之復徒手數千里所恃者賞銀而馬料房錢消融畧盡貸用公貨愁歎不眠妻子懸望親知勤托零銀碎錢無路稱塞帖裏曰文翎子爲武從前體面有不可顧潛帶馬頭四出騙買騙買盛而館商怨此等弊源不可不究也稱以正官馬死銀盡驢亦難雇車安敢望哉往往躡屣徒步而歸者見之閔然高麗宣宗時中書侍郎邵台輔奏令人遼使臣

帶邊城將士爲僉從因互市之利得偵探之實今之關西馬頭似沿其遺意而此輩如西域吏士皆非孝子順孫夏去跋涉泥塗數千里多行眠處甃地三兩月此豈人所堪哉官分賞銀不過十兩似不足爲聊賴之資而纔來旋去屢去而不厭莫知其故也細察其情則此皆清北賤卒遊食浮浪之徒距京師遠而彼地較近一入燕中則乘太平車遊歷都市繁華之場挾帶禁物發買假貨諸姦利事無不爲之以此之故至樂存焉赴燕之數有過三四十次者不可謂之平民也灣上跟役有所謂刷馬驅人者既無氈笠又不裹巾頭髮鬚髻敗絮離披貿貿然驅馬而去余見西南諸蠻夷多矣皆被錦罽無如刷馬驅人之醜陋者此屬一渡鴨綠則不怕彼人不怕我人偷竊酗罵毆鬪等事即其所長也拿入欲棍之則曰生不如死固願死矣可謂無可奈何爲渠計者莫妙於馬斃皮肉可買又無馱載之苦自有親族可以代立矣馬斃則例獻其耳

以爲憑驗每見其跪於炕下作獻馘狀佯若涕泣其實喜甚也得此一耳水漬遞借或賣生馬以此來獻孰能辨之哉今行馬斃十七匹矣余過新民屯時有一刷馬驅人蒙敗羊皮旁車而過所駕馬創見如此醜陋之人噴鼻驚奔數百步莫可制止畢竟車翻馬倒左轡折余傷額幾危又過沙河堡時路險車遲宿店中夜半大鬧問之則一刷馬驅人泥醉怒馬不快走拔刀裂其吻血淋漓所馱兩籠落在河中持刀與店人鬪護行章京縛而載諸車中則云失幾貫錢於店人詬罵發作章京亦懼怯不知所爲余言於首譯使之調停首譯謂章京曰吾自有處置之道爾且解縛章京曰吾則無可無不可爾好處置遂解之去首譯使馬頭輩終夜圍守待其醒而送之使臣所帶正官以下刷馬驅人大略如此不至於生費幸矣烏足爲耳目哉十月初十日渡江

燕臺再游錄

遼海叢書

張廷厚

圖

遼海書社
印行

燕臺再游錄目錄

交游姓名

瀋陽書院諸生十三人

八十太

明文

雅隆阿

覺羅富坤

于濛

王開緒

吳化鵬

温岱

徐祥霖

董理

馮天良

王潔儒

金尙綱

燕中搢紳舉人孝廉布衣共四十一人

紀昀

李鼎元

彭蕙支

王霽

蒲文甲

奚大壯

楊鼎才

張智瑩

張玉麒

張問彤

曹江

唐晟

燕臺再游錄

目錄

一

遼海叢書

陸慶勳

沈剛

康愷

陳鱣

錢東垣

黃丕烈

黃成

盛學度

吳紹泉

顧晉采

陳希濂

夏文燾

章寶蓮

顧莼

湯錫智

趙曾

王寧埠

王寧埏

朱鎬

裘鏞

孫琪

毛祖勝

崔琦

陶生

陳森

倉斯升

莫瞻棻

劉大觀

劉大均

琉球國使臣四人

向必顯

阮翼

毛國棟

鄭得功

目錄終

燕臺再游錄

漢山州柳得恭惠甫 撰

辛酉正月二十二日余以豐川府罷歸閑居二十八日內閣知會隨謝恩使一行赴燕購朱子書善本二月十五日差備門下直發路文乘駟二十一日馳到平壤正副使及書狀官於本月十二日先發方在練光亭是日又先發往見後留宿本府二十八日到義州三月初三日渡鴨綠江十一日到瀋陽十九日到寧遠二十二日入山海關二十四日過撫寧縣到永平府二十六日到豐潤縣二十七日到玉田縣四月初一日入燕京五月初三日還發宿通州十二日出山海關二十一日到瀋陽二十七日到柵門三十日還渡鴨綠江六月十一日還京師往返凡一百七日留燕館者三十二日

瀋陽書院舊所遊也旋車歷造見諸生森集有曰八十太曰吞多布曰明文曰雅隆阿滿洲人也曰覺羅富坤興祖質皇帝之後孫云于

燕臺再游錄

一

遊海叢書

梁王開緒漢軍也吳化鵬承德縣人也溫岱徐祥霖復州人也董理馮天良王潔儒寧海縣人也有金尙綱者字美含舊交金科豫笠庵從子年二十美貌恭執後生之禮問其伯父安信知射洪縣係川省距此八千里問諸生此處文溯閣可登否答禁地非有功名人不能也六月六日曬書學院大人率僚屬始得一登

遊豐潤城中偶步一衲衲聞童子讀書聲入其室多掛名人書畫童子年可七八歲所讀孟子也其師據椅而坐詢之縣吏目胡迴恒家也胡赴衙門未回胡之子與數人者聚首磨墨恩恩治文書見客起揖引至別炕請坐接話其人老實啜茶數椀問川楚匪擾未平此處亦抽兵出征否答然問伊賊有僞稱否答國號代漢問不是大漢以指頭畫壁書代字曰這箇字沙流河站問主人翁年余之同庚也其人走沽燒酒豬肉藕菜而至洗卓設盞欣然相勸謂之同庚禮余固辭不可解包出清心丸幾丸及煙囊二部以謝之見壁上有贈金珠

芳卿詩言其善彈琵琶而詩殊不佳問主人翁金珠芳卿是二人主人笑曰是一人芳卿即其字也此處嫖子也如今不在此問題詩者誰也答湖州知府不知他姓名春初過此悅金珠爲留七日問如今何故不在此答瀋陽將軍送銀五百兩買去見在衙門裡誰能再看他嫖子者彼中或稱土妓我東所謂私娼也關內外處處有之鱉山站最盛見其一羣頭挿步搖金鳳凰蝴蝶綵花始娉來去有名貴玉蘭香俱以才色擅此類多從熱河天津來或有不裹脚者滿洲女亦爲之也自入遼瀋以後聞關東兵連年出征川楚往而不返者甚多近又調吉林寧古塔黑龍江索倫兵旗民愁嘆奉天府副都統領兵方在川省而其將軍乃買歌兒舞女耶

激流河站見壁上有無名子題七言律詩二首譏請纓構兵之誤而其一結云若使中原王猛在不應南國久烽烟可謂不識忌諱者也歷代將相何限而拈出苻秦王景略者無乃咄逼

燕臺再游錄

二

遼海叢書

入燕京之次日訪紀曉嵐尙書昫引入書堂中茶訖余曰拜別已逾一紀矣先生年德兼劭松柏益茂實幸再瞻曾有詩扇之賜至今莊誦曉嵐曰別來蒙提往事又不勝今昔之感余曰生爲購朱子書而來大約語類編等帙外此如讀書紀載在簡明書目此來可見否此皆通行之書而邇來風紀趨爾雅說文一派此等書遂爲坊所無久爲貴副使四處託人購之略有著落矣余曰如白田雜著可得否曉嵐曰此本寒家之本一入官庫遂不可得幸王懋竑有文集此書則入其集中亦託人向鎮江府刷印也又曰此數書多在南方故求之不易受託之人又以爲不急之物可以緩求故悠悠遂至今也前者已標以催諸友大抵有則必有但不能一呼立應耳問李編修鼎元奉使琉球已回否答時官中書舍人已回其弟驥元敝門人也已亡矣問李兩邨尙在成都落拓否答徵歌選妓玩山遊水兼作詩話若干卷甚得意也問翁覃谿在京師答翁公已以鴻臚奉使東陵問

比部孫星衍在京答淵如外轉道員現在丁憂余曰聞其博雅善小篆曉嵐曰此公學問文章皆有端緒作官山東亦有清名余曰庚戌年中來此時孫中堂之子中書舍人衡聲名藉甚尙在京師否答此物爲我捕得已解令回籍矣京師有四凶此其一也內行不修爲士大夫所不齒奉旨斥革仍游蕩京師生事老夫掌摠憲時逐之返矣余曰四凶之名可聞否曉嵐曰皆鉅公家不才子也不欲道之余曰蘇州七子之目可得聞歟曉嵐曰此王禮堂錢辛楣之同社也中多佳士亦有好名者附其間今已無人道之矣七子社只王錢二公爲實學他皆依草附木耳二公皆敝同年也余曰辛楣所著二十三史刊誤已成完帙否曾聞其子東壁夙慧能詩曉嵐曰辛楣之子才亦可取而不及其姪東垣能世其家學新舉於鄉余曰韋祭酒謙恒詩何如曉嵐曰此敝門人也其文勝其詩其子邃于三禮能傳父學余曰聞其女婿龔協罍誤在謫的是何事曉嵐曰此龔禮部之子王漁

燕臺再游錄

三

遼海叢書

洋之外曾孫人不醇正究以撞騙獲罪余曰灤陽銷夏錄及他盛作可以一寓鄙目否曉嵐曰近有人合刻五種爲一編稍遲取來可以奉贈請教余曰近來二卷請教曉嵐曰謹當拜讀此數日內典禮繁重須至冊立禮成方稍暇也余見紀公年踰七十不挂曖噤鏡亦作蠅頭細字天氣頗熱對椅酬酢鼻端有汗久坐不安請退與令郎令孫話曉嵐曰此皆豚犬不足仰扳大賢也余聞紀公嗜烟烟盃之大幾如小鐘終日不離口殆過韓慕廬尤愛東烟云故送到關西香烟曉嵐以花王閣贖藁一卷示余乃其高祖名坤號厚齋所著坤係崇禎間諸生其詩峭潔多憂時感事之作有云恩怨亦人情吾寧恠諸老且願緩報施稍待風塵掃深得風刺之旨四月十五日冊封皇后鈕鈞祿氏我國使臣入太和殿庭參賀班見龍亭儀仗自殿門出迤向左閣門紀公被繡衣持節先行鞠躬喘喘噫其老矣是後欲再訪使人候之嘔泄委頓不能見客老宗伯疲於典禮安得不然尋聞病

愈而又出圓明園矣此行爲購朱子書肆中既未見善本紀公會求諸江南云而亦無所得紀公所云邇來風氣趨爾雅說文一派者似指時流而其實漢學宋學考古家講學家等標目未必非自曉嵐倡之也見簡明書目論斷可知也多見南方諸子所究心者六書所尊慕者鄭康成相譽必曰通儒曰通人程朱之書不講似已久矣中國學術之如此良可歎也

訪李墨莊舍人鼎元敘舊問兩邨先生平安答尙平安問先生賜一品服銜命破浪册封藩王可謂榮矣先生是副价誰爲正使答趙公名文楷丙辰狀元問琉球水程幾何答七千餘里從五虎門至彼通計如此前人有云萬里又云四千餘里似皆不確問琉球國王姓尙新受封王名云何答尙溫問渡海有何奇觀答無甚奇觀遇海賊擊逐之問舟中人役幾何有兵仗否答人役二百餘人大礮兵仗悉具問到彼風俗衣章如何答王及官著草鞞平民皆赤足衣章何論問

燕臺再游錄

四

遼海叢書

想多大作如周侍講略答此行有詩三百餘首使錄一書外有琉球譯一書上下二卷已脫藁詩錄尙未清出墨莊曰吾新渡海欲得貴國文獻勒成一書爲外藩冠冕余曰老子羞與韓非同傳墨莊大笑飲紹興酒不甚猛而竟日強勸不可堪余曰公不吐茵乎墨莊曰此非丞相家墨莊又曰君海士海量何川之不納余曰君發跡江源無濫觴一座皆大笑喫蒸魚問其名曰此處稱海鯽俗名大頭魚貴俗云何余曰我處甚多號秃尾魚杜草堂詩中徐州秃尾不足珍者是也墨莊曰此魚之美在頭其妙處又在二目墨莊曰貴邦曾與琉球通商後成隙今究如何余曰國初伊來貢今不來別無嫌隙墨莊曰僻小可笑余曰萬曆中平秀吉拏他國王去墨莊曰君轉外官貴處內重乎外重乎余曰雖出外常兼閣銜與在內同墨莊曰曾有哭懋官詩寄其子近何爲余曰詩見過其子近亦補官墨莊曰二十一都懷古詩刻否余答不足刻余曰公十年詞垣今復中書久索長安米

果如何墨莊笑曰久絕妄想行將擇地歸教子一經余曰何曾見一墨莊曰此爲功名急流者言我輩尙無此身分余曰買山有資乎墨莊曰古人不買山而隱要之天下無餓死名士余問令郎幾個墨莊曰大兒名朝塏次名朝埭三名朝塏余曰鳧塘塋在何處有兒子幾個尙不異烟否答前因人口多曾兩處住今復移來同居有子二女三皆幼尙無力扶襯余問四川近不被兵否墨莊曰間不免不必言也墨莊曰貴處作律詩歌麻尙通否是亦諸君之責也余曰他自通何關鄙事墨莊大笑余曰此行要求朱子書善本坊間難得如讀書記可購否墨莊曰此書兩邨曾購得今坊間絕少除却書肆又別無購處兩邨憶書樓已回祿矣余曰絳雲餘燼尙有幾種答惟涵海板尙存古書佳者盡亡矣可惜余曰涵海中詩話可見否墨莊曰當奉贈墨莊曰前英公到貴國會見之否其人少年能書尙可言文貴處防之甚過禮不得遊覽各形勝然乎何拘客之嚴乎余曰英公未曾

見聞其秀雅亦見其筆蹟矣且問先生在球陽時游觀乎墨莊曰然悶則出遊輕騎減從觀海山縱飲亦大樂事余曰區區島國則可也至於敝邦主客俱秉禮詔使尊重自不必游觀敝邦何敢拘客余曰張船山可見否墨莊曰船山極雅士不墜家聲其兄問安字亥白孝廉亦通士也兩邨詩話四卷携歸館中見之記近事特詳李懋官清脾錄及余舊著歌商樓稿亦多收入中州人遇東士輒舉吾輩姓名者蓋以此也

彭薰支號田橋四川眉州人王霽號伯雨宛平人墨莊與二人飲馨白館訪余於五柳居尙帶餘醉出詩草示之墨莊詩云我起披衣客叩門招來牖下日初暎從知趙李經過熟一見彭王笑語溫麥秀遙憐時雨足花嬌尤愛曉風翻無端感觴盟鷗意溫抱愁懷遣市樽田橋詩云遲遲日色放平明醉夢方醒又解醒幾度名場餘熱淚尙留酒伴未寒盟縛雞無力身同瘦談虎何心色謗驚狂舞不知方白晝

劍光如聽野雞聲伯雨詩云雨過銅街印軟泥直驅薄笨出城西樓頭簫管催車轍眼底蓬蒿沒馬蹄談到名山翻緯學乞將柔翰寫新題興闌却悔歸來早人靜虛堂聽午雞余覽過田橋詩稍佳而聞雞起舞此時不必引只言俱好墨莊曰二君皆孝廉名士也今科暨作劉蕢余曰蹙蹙何傷會展驥足伯雨扇張船山畫請余題詩余題云石上無枝數樹疎疎點綴微紅只應寫意而已莫問是花是楓三人傳覽田橋謂余曰吾詩兩雞字可改否余曰俱不可改此夜雞是引用古語未必爲疵田橋大喜顧謂二人曰何如是日又設酌墨莊曰行當別矣公再來有日我不歸田定得晤叙余曰四海一家千里跬步萍水湊緣可以再逢墨莊引筆書之曰燕燕飛飛處處家何必論地余曰大挑一千七百人皆公選乎墨莊曰欽派王大臣挑故至公余曰只取年貌何以知其才不才墨莊曰尙須外省督撫甄別一等等者知縣二等者教官佐雜墨莊扇面題詩語多新警欵寄廬問寄廬

燕臺再游錄

六

遼海叢書

何人答詩僧衡麓字寄廬衡山僧也曾同至琉球此其所作竹枝詞也今其人已圓寂墨莊曰吾著琉球譯始名球雅何如余曰非草木蟲魚只翻其言語文字故不當曰雅耶何故改之墨莊曰雅不止草木蟲魚五雅皆以雅立名昨有人言球語球字不足爲雅故改以譯余曰人旣云然改之何難墨莊曰國書各國不同琉球國書日本字也余曰此日本以呂波也以中國二十餘字作半字爲字母墨莊曰今其字母共四十七字有真有草余曰日本更有片假文不可曉書於漢字旁此其句讀也伊初不知作文如飲酒曰酒飲作詩曰詩作用片假文定句讀教人然後稍稍能文矣墨莊問曰貴處婦女穿耳否答或有之士族則否又問裹脚否答無此風又問尙節烈否答我國婦女不再嫁視以爲常故必須下從然後稱烈墨莊曰可謂加一等矣殉是古人弊俗然不得不謂之烈矣墨莊又問貴處有妓女否答有之余問此處土妓謂之嫖子嫖是何義墨莊曰嫖爲美女之稱

愛其美而淫之故嫖爲惡習余曰愛之者過耳嫖豈罪也哉一座大笑余曰琉球使臣姓鄭者善漢語墨莊曰鄭得功乃洪武入琉球之閩人後也入中國已四次能漢語其姓毛者漢字一個不解大抵其國但有番薯別無一物金亦來自日本銀亦然馬較貴處稍大所見皆牡然無牝何以有牡耶余曰船山何故不來墨莊曰人多持無私交之議如我不汲汲於功名富貴可以任天而游余曰此何菜也墨莊曰龍鬚菜余曰敝邦產龍鬚只可織席墨莊曰菜與草異此菜出自天壇故又名壇菜別處俱無墨莊又曰君深於本草青莊之伯仲耳天下一物一狀非親見不可妄議古人著書從無武斷一部羣芳譜錯者十之四五余曰目見亦難定有他原名別稱方言與時代迥變墨莊曰時代變方言不變故子雲之書可貴余曰洌水間言今無一存者戴東原注方言恐不必盡合墨莊曰東原學問人多宗之余以爲未出戶庭猶少見也墨莊有登岱過海二圖袁子才紀曉嵐翁徧竹枝歌

蒲文甲字筆犀號中庵四川潼川人奚大壯字安趾號果齋與蒲同鄉楊鼎才字禹廷號養田四川西昌人俱以舉人同寓松雪庵庵在玉河館之左馬頭輩得蒲所書殿試策稿本而來其論時務處剴切可喜遂訪之問認李兩邨蒲答認問墨莊答年伯問貴鄉亦被匪擾否答幸免問川亂始末答始有楊寡婦托白蓮教作亂嘉慶二年捕斬賊寇劉之協近亦剿獲問匪黨衣帽何色答與平民同但用白巾裹首隨問略答不欲暢說故不復問蒲之父方爲廣東知縣蒲自廣東來寢帳衾具皆番錦極其華鮮若使我東舉子躡草屨肩青袱者見之必大驚後日再訪蒲擢進士赴南宮餘皆移住

張智瑩字學海號小農又號愚亭浙江長洲人張玉麒字瑞紱號漁川河南洛陽人張問彤字受之號飲社四川遂寧人愚亭漁川俱以舉人同住玉河館之右十三王廟來訪館裏請見余詩集有抄本數葉贈之其翌日又與飲社來訪飲社即張船山問陶從弟也余見愚亭扇詩稱好愚亭曰請指教余曰盛作云懶與時流通姓氏而肯訪海外客何也愚亭曰東國聲詩想慕有素又讀尊製甚快余曰果然東國解聲詩王漁洋雖有此語而僕則未敢當余問飲社貴省被匪擾今如何答近日匪類將就剿滅絕無騷擾似是訛傳余曰即今出征大軍駐何處答梁益之交不久奏凱矣後訪廟中愚亭漁川皆在漁川中進士愚亭見屈矣問飲社所住云甚遠余謂漁川曰弱冠登第人皆豔之公豈有雙親在堂受賀答具慶又問乘龍於何門答定聘姚氏尙未娶問貴寓中更有何人答河南偃師縣舉人褚廷蘭也漁川問詩中學藝爲何人余答僕長子名本學次名本藝也愚亭扇

燕臺再游錄

八

遼海叢書

詩云賦罷閑居意不孤人生有味是爲儒評千百代成公案聚十三經討說郭嬾與時流通姓氏喜將兒輩作生徒憑誰傳我家庭樂畫幅關門課子圖漁川時年二十余詩稿中題語皆絕妙有云初年學杜晚歸蘇請問先生盡也無似此陸離光恠者昌黎應亦下工夫曹江字玉水江蘇青浦人書肆中識之年二十一美姿容問其所寓正陽門外蔣家衚衕雲間會館也出游琉璃廠時多歷訪見其獨處習隸書日益親備問家閥玉水父錫寶字劍亭乾隆末以監察御史劾奏大學士和珅現贈副都御史玉水恩給七品廕生奉母寓居京師聘戶部尙書朱珪從孫女曹習庵仁虎乃其同宗叔輩副都御史陸錫熊王蘭泉昶子肇嘉皆其姊夫也姻族多名流而性沈靜可喜約遊廠中則不肯曰此名利場易招謗其言又是也臨別贈余扇題詩云奇緣萬里種握手一歡然雅望中朝著新詩古驛傳投情編紵外歸路海雲邊縱復來持節相逢也隔年又以劉中堂壙一對及其

館師唐晟一對見贈余一日訪玉水見坐側設龕龕中安其讀書塑像酷肖小如我國之香童子余曰此誰所製也玉水笑曰在南方時有人製如此像前又有小兒像展兩腳望遠而坐問此何兒也又笑曰無其兒不過補也玉水謂余曰每見君呼僕人似是伊隆納何也余曰我見君呼僕曰來啊此之類也玉水曰君何其長也余曰君何其短也與之一笑余問君居公館無租屋之費乎答惟吃用係自出資斧余問此屋厥初誰作之答范侍郎械士主其事銀兩係同鄉公捐他省會館俱係創於明代其公捐亦用此例

陸慶勳字樹屏號建庵江蘇松江人副都御史錫熊子也以舉人充實錄謄錄官曹玉水處每見之即其甥姪也年長於玉水而體貌又肥健余謂樹屏曰玉水雖少君拜乎答謙則可拜不謙則不拜無定也余曰何無定也答從簡不妨玉水微笑而已玉水寄到一扇畫山水纖妍可愛款甥蔭香寫應無舅大人命必是樹屏也

燕臺再游錄

九

遼海叢書

沈剛號唐亭江蘇松江人皇明侍講學士度後孫曹玉水處識之玉水每戲之曰此公雖孝廉胸中卻無一個字只善畫梅余曰孝且廉何必多識字尋得其梅花一幅果好題朱子詩句云仙人冰雪姿貞秀絕倫儂又於扇面寫梅贈余題云冷淡孤高清瘦奇此花惟有此君知自從和靖先生後不著人間一句詩筆跡亦絕妙爾詩稱淡明樓句不知誰作甚佳或其自號

康愷號起山江蘇青浦人善畫亦寓雲間會館之外廡以舉人屈於會闈又不能入於大挑中貸銀五十兩雇車灑淚而歸見之可閱曹玉水贈余詩扇其一面乃起山畫也

陳鱣字仲魚浙江海寧人孝廉書肆中相逢清癯美鬚髯問余曰尊處列學官者用宋儒抑用漢儒余曰尊奉朱夫子傳註章句研經者又不可不參看古註疏問有爲六書之學否答或有之仲魚曰通此學方可讀經余曰非但讀經韓文公曰凡爲文宜略識字仲魚曰此

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又問余曰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如今盡是貴國版圖否答然矣但高句麗之西北境鴨綠江外則或入於吉林奉天府地方一統志中可查問爾雅斥山文皮或說斥山在樂浪答今未可考問王會解前兒何魚答說文中樂浪七魚尙難考況王會解乎問葳邪今何地答濊者東夷之號亦作葳說文葳邪頭國葳或誤作葳先生以葳邪之頭國看之乎仲魚大笑曰似是吾錯了當查邪頭果何地答又未可考問山海經不咸山今長白山在貴處北界否答然此山亦名白山又蓋馬山又白頭山以華東語較釋則蓋馬者白頭也仲魚曰貴處尙音學否答係是絕學古人亦云我輩數人定則定矣仲魚曰琪師三十六字母貴處可通否答亦可通然戴東原之說則云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語字母可也大抵讀若最古而實簡捷仲魚曰字無二字本不通今之之直音某即古之讀若也東原門下有王君念孫段君玉裁曾知其人否王君註廣雅甚精段君有音

均表余曰音隨時代而變公羊傳登來者得來之也又管子齊桓公與管仲登臺口開而不可東郭郵知其伐莒今以東音讀之登得初聲相同莒爲開口聲以華音讀之不然豈非東人尙守古音而中國則變歟仲魚曰似或有如是者仲魚著有說文解字正義三十卷以稿本示之卷首小像即其室某氏筆也余曰可謂凡父之陸卿子仲魚曰說文長箋謬說居多亭林言之詳矣余曰顧先生亦有錯處仲魚曰所論說文及石經最謬余曰亭林未見秦中石本只取書坊陋本爲說仲魚曰其所見說文乃五百韻譜非真本也其論廣韻亦非全本東原言之頗詳東原先生是大通人余曰然亭林偶一見差耳如此公者古今幾人仲魚曰佩服之至余曰顧有子孫否答無子以從子爲後近亦不知其後人何如曾欲作亭林年譜未成余曰其書頗不見毀否答不見毀余曰恐有禁答不禁余曰如翁山叔子輩皆見禁否仲魚曰翁山最禁叔子次之余曰亭林書中如崇禎過十七

年以後亦曰幾年此豈非可禁之字乎仲魚曰此等處不過奉旨改
余曰如改此等字便無本色仲魚曰是則然矣亭林肇域志近欲商
刻之余曰鄉人作書院俎豆之乎仲魚曰將來必配食孔子廟庭惟
此公即屬經濟所以謂之大儒坐言起行仲魚又曰近代詩如袁蔣
諸公如何余曰當推首選然比古人卻可議仲魚曰本朝詩當推梅
邨否余曰詩各有門戶梅邨從元白來惟放翁却從韓杜蘇黃來與
仲魚問答多用漢言或有談草橫書豎書模糊不可辨大略如此紀
曉嵐云近來風氣趨爾雅說文一派仲魚蓋其雄也余所答或中其
意則大歡樂之連日約會于五柳居余曰公喜從遠人游恐惹人恠
仲魚大笑曰其實無妨爾我皆東夷也萊夷淮夷徐夷皆古之東夷
也借余笠及唐巾氅衣著之關門曳履徐步曰樂哉川楚匪亂仲魚
却不諱座無他人時書示曰天下將大亂矣余曰吾是海外人於我
何關仲魚曰浙省亂則貴處何如余曰此則可憂浙與我隔一海故

耳未知浙省亦有變否仲魚曰去年海寇作梗撫臺阮公擊破之然
至今海面未靖各處海防甚嚴余曰阮公庚戌年中一晤亦見其車
制考乃能辦賊可謂文武全才仲魚曰此吾座師有石刻小像吾作
贊當奉示余曰海寇是何等寇仲魚曰皆漁戶也仲魚又曰蒙古郡
王拉旺多爾濟上書請討楚匪朝廷不許此事何如余曰此事不許
似得體仲魚默然久之曰吾可作管幼安有容我者乎余曰今討賊
剿撫二局果何居仲魚曰非剿非撫彼此支吾而已余曰大學士慶
桂何如答何足道問劉墉何如答墉者庸也問孰爲用事者答宗人
府衙門第三親王也仲魚示其所述論語古訓十卷悉引異本以至
於高麗本及日本之足利本山井鼎七經考異博則博矣或有未安
處贈余五律一首云東方君子國職貢入京師不貴文皮美惟稱使
者詩客愁三月暮交恨十年遲此去應回首關山月落時余和云斯
世囂然古其人可以師形聲窮解字名義守箋詩居恨雲溟遠談忘

午景遲相看俱老矣寧有再來時仲魚稱其先祖某皇明遺民恥滿洲衣帽丁憂以喪服終身嘗有句云更無後進思宗國只有新書號滿洲談草爲仲魚所毀不能記名可恨

錢東垣字旣勤號亦軒江蘇嘉定人可廬大昭子辛楣大昕從子也每與陳仲魚同來五柳居示余以可廬所述十種書目詩古訓十二卷爾雅釋文補三卷廣雅疏義二十卷說文統釋六十卷兩漢書辨疑四十四卷後漢書補表六卷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三國志辨疑三卷邇言六卷旣勤所著亦有孟子解誼十四卷小爾雅校證二卷列代建元表十卷建元類聚考二卷補經義考稿一卷稽古錄辨譌二卷青華閣帖考異三卷又校刻鄭志三卷可謂富矣此曉嵐所稱能世其家學者也謂余曰如有所著書請示我以義例余問何用答我現充四庫全書校勘之任天下書如未得全本者但編入義例余曰我非噉名客旣勤苦索故錄贈渤海考義

例余問江南亦使車乎答否問何故答江南跬步皆水多橋未便使車大抵直隸山東山西等處馬驟駕車河南有推車而已江南便無車余曰乘何物答便輿亦可致遠旣勤年少而肥重寡言但讀詩遇佳處高吟軒渠以手圈空頭隨而轉可觀也旣勤見余吃烟贈以江南白竹烟梗二條刻花甚巧馬頭輩見之驚曰此竹絕貴此處貴人方吸

黃丕烈號蕘圃江南吳縣人收藏甚富有祭畫圖一軸帶來展看姑蘇古城縹緲雲際楓竹蕭森書樓中明燭奠盞作傴僂狀可謂好事者也索題一篇余方束裝而歸匆匆未能也蕘圃問向于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知有抄本何晏論語集解出自高麗此書見在蘇州藏書家其字似唐人隸書碑板每字之傍有字係高麗本國文字似中國曲譜傍註工尺字樣未識先生能知其文義否此時貴處可有其書本字否又有似此經書古本否余答無矣先生所問抄本每字傍

有字似曲譜工尺字樣必是日本國片假文無乃日本本而誤定爲高麗本歟蕘圃曰前日這裏主人說起先生要覽高麗圖經舍下卻有影宋本子較知不足齋所刻卻好惜未帶來倘日後可有相會日子能帶來一觀更妙答河清難俟如獲一觀更快蕘圃扇面有詩云溪戶無人谷鳥飛石橋橫木掛禪衣看雲日暮倚松立野水亂鳴僧未歸款榕皋問榕皋何人答潘赫雋字榕皋又號水雲漫士係己丑進士曾任內閣官陞戶部主事爲人善文墨能書能詩能畫見在解組其子潘世璜字理齋乙卯探花改戶部主事其姪潘世恩字芝軒癸丑狀元見任禮右侍郎我蘇世家也

黃成號香涇蘇州人書肆中相識約會于長元吳會館嫌其人多更約福祥庵庵在西草廠衙衢亦名白衣禪林庭多古柏幽寂可喜同會者盛學徒號賡庭吳紹泉號愈愚顧晉采號質卿俱是蘇州舉人赴會試者飲酒暢談香涇不食肉問其故答早孤無一個兄弟慈母芬染衣或有他年事今日先逢九烈君

陳希濂字秉衡浙江錢塘人以其所著燕臺吟稿一卷示余多佳作其荀子墓一首云荀卿生戰國卓識過儀秦性惡元通善言疵不掩醇高墳終寂寞古碣半沈淪誰向千秋後蘭臺弔守臣

夏文壽字方采江蘇吳縣人贈余詩云相逢數十日已是別離時與我同攜酒知君工賦詩柳州今有集箕子舊傳碑國俗兼家學於君一遇之

章寶蓮字虎伯江南嘉定人贈余墨竹畫扇題詩云畫竹不在多數竿亦已足夜半起秋風蕭蕭憂寒玉

顧蕊字吳羹號南雅吳縣人又湯錫智趙曾王寧埠王寧挺兄弟皆於五柳居書肆相識

朱鎬字二京浙江錢塘人畫蘭贈余見其圖章則文公十八世孫也
余曰此行求朱子書不得而得公亦云多矣二京笑而謝裘鏞號葦
田孫琪字玉樵俱有贈詩毛祖勝號薌泉贈詞二闕云筆奇意清詞
高句驚長編短草縱橫寫心聲數聲思誠憶誠朝牽暮縈高人隔斷
蓬瀛獨調與誰賡

右調醉
太平

黃河流碧海流到蓬瀛第幾洲仙山點

點浮路悠悠思悠悠到來時方始休天風人倚樓

右調長
相思

亦皆錢

塘人聚瀛堂書肆相識崔琦琉璃廠之聚瀛堂主人陶生五柳居主
人也崔是錢塘人陶生亦南邊人也自前李懋官游燕時及庚戌秋
多購書於五柳居故陶有舊好崔則新面也聚瀛堂特瀟灑書籍又
廣庭起簾棚隨景開闔置椅三四張床卓筆硯楚楚略備月季花數
盆爛開初夏天氣甚熱余日雇車至聚瀛堂散悶卸笠據椅而坐隨
意抽書看之甚樂也時或往五柳居與陶生話係大比之年各省舉
人雲集都門多游廠中與之言往往有投合者或羣輩杳至問答姓

燕臺再游錄

十四

遼海叢書

名鄉縣擾擾而散崔生年少亦能詩雅人也余問曰君何故離鄉在
此販書乎答父命余曰命甚事答爲功名如今五六年矣但此時非
功名之時欲捲歸而書本若是浩大一時亦難區處所以躊躇也每
日午崔生勸藕粉粥和砂糖食之甚美問其劑法答此西湖藕也劑
甚易榨藕取汁水飛曬乾而成貴處無蓮乎歸而試之後見其書廚
中有藕粉數十匣潔白如菘豆末川楚匪亂彼中士大夫緘口不言
便成時諱崔陶兩生時時痛言之似是市井中人無所忌憚而然耳
其言曰厥初川楚等省賦繁役重窮民流而爲盜賊滿洲大臣要取
功名請剿調鄉勇討之一切驅督繩以峻法糧餉又不給鄉勇悉變
爲盜賊所在滋蔓官長被殺害平民被燒劫慘不可言始發瀋陽寧
古塔黑龍江等處各旗討之其將領日喫肥豬麪餅喫帳擁美人玩
愒度日其兵不習風土未戰而病死者甚夥又太上皇帝在時凡有
征討軍餉一邊用一邊奏十萬剋減五萬此所以迄無成功如今都

下訛言日至雖有捷音而亦未可準也纔聞湖北又失機也匪原分青黃黑白紅五股每股又分五股入據南陽盧氏山矣余又問崔生曰蘇杭賦稅甚重幾當天下之半民何以堪乎今尙晏然川楚何故首發難耶答自今蘇杭民或聚黨白晝毆打公差亦豈非亂民耶崔陶之言大略如此舉以問於諸交遊者則曰川省楚省皆已掃蕩不日凱旋余曰似聞匪一股入據盧氏山係河南省豈非內地乎答此不過殘股剽滅易耳有一四川舉人曰鄙鄉尙未太平坐中人有睽眼禁之者其人負手而去崔生待余良厚故贈以柬筆墨及藍浦硯一方又解佩刀與之崔以杭州紈扇謝贈畫草花蛺蝶花梨爲柄已字文錦飾邊余曰此扇極雅豈非貴處西子湖中翠袖低唱人所持乎崔笑曰公欲見其扇乎出一圓扇示之玳瑁爲匡織象牙絛爲面珞琅柄飾以金銀又染象牙刻草花蝴蝶粘扇面持以障面可以窺外問其直則十兩銀計東錢爲四十兩東人有能拋四十兩錢買一

柄扇者乎舊稱西湖爲銷金渦信矣

陳森江南鎮江人善畫尤工傳神數來聚瀛堂與崔生甚昵崔生謂余曰何不托陳公寫照余曰交淺未可便請崔曰我當爲公請後日陳生來謂余曰公在東曾寫照否余曰未曾東之畫師云凡人麻痣鬚髭顴骨有異處傳神易耳余貌平順所以爲難陳生曰畫手高下可論貌豈有夷險哉當爲公試筆遂對椅而坐陳生摺粉紙一幅吮毫熟視使余整襟端坐少頃又令吸烟吃茶顧笑而語諸人在陳生肩後視之者曰肖肖則已完矣引鏡準照大抵頗得神韻此爲正本不似東師之再三易稿陳生曰此將笑未笑像也再當補景貴處樓屋如何余曰屋制與此中稍異寒家有古梅一樹此可以補景乎陳生曰好遂作梅下踞石看書圖携歸館裡正副使見之歎爲高手必欲使余邀致之陳生日游王貝勒諸貴人家不可復見矣余嘗問陳生曰古南京城君見之否今如何陳生曰自南門至北門四十里人

家廬屋皆在南門內北門則荒烟蔓草矣尚有景陽鐘古物也絕大倉斯升戶部主事河南人有上房客於接駕班中見之歸詫曰玉人也求東人筆蹟明日必來余出游廠中果來未晤而歸遂與客訪其家在順城門外第宅侈壯倉之父前任翰林編修醇謹老翁晚後倉主事自衙門歸果年少美貌人也設饌甚盛書對聯單條數三幅以贈之倉主事婦翁工部侍郎莫瞻棗字青史以善畫名僑居倉宅請與相見嘗騰殊無雅致所問皆是不當問者日曠雇車循城而歸車夫問曰老爺曾認他麼余曰認他不認他爾問甚麼車夫曰他是倉百萬余戲之曰他有百萬兩銀子乞爾多少車夫大笑曰他不乞吾一個老錢沒奈他何余亦大笑

劉大觀字松嵐山東臨清人今寧遠知州曾見其所著玉磬山房集松嵐亦因東使聞余姓名赴燕時遣人探之因公務往錦州未還其弟大均來亦佳士也援川楚例充廩生云還到寧遠城外松嵐來訪

燕臺再游錄

十六

遼海叢書

寓所一見如舊甚歡也問其官跡則以開原知縣陞本州云其翌日約會于城東之龍神祠即松嵐捐金剏建爲禱雨之所棟宇丹雘輝映林木之表下車盤桓少頃松嵐至兩騎佩弓前導從者亦衆至則先詣龍神像前叩頭道士鳴鐘倉官姓曹者隨至叩頭於階上遂於西廡布桌吃茶略談而別松嵐以其所作朱素人畫百合花二絕書贈筆意古雅又以悔存齋詩抄二卷示之武進黃景仁所著翁覃谿方綱作序景仁爲文節裔孫而洪編修亮吉密友云臨別又以禮部侍郎英和所書一幅示之云與英公契好未知其意也

琉球國使臣鴻臚寺演禮時見之其進貢正使曰向必顯副曰阮翼其謝恩正使曰毛國棟副曰鄭得功所戴之冠微似平頂巾而遍如萑藪或黃或赤辨品云衣皆日本緞用大帶緊束所持者又日本扇毛也長身皓髯李墨莊所云不識一個漢字者也鄭也短小精詳即四入中國者也能漢語余問見西湖金山之勝否都見過問有詩乎

搖首曰不會沒有鄭也又能略知我國話天地日月數目問何以知之答學於漂海人似是球陽之才士也其從人則戴黑冠亦有能漢語者問爾使臣何官答金紫大夫法司問爾有甚東西探懷中出刀示之即摺刀與我國之制恰相似後於午門內領賞時又見之悉著日本斑布衣四使臣起身拱手而立鄭也前問好余亦曰好又問余何日回去余答以今日起程見東廡下有人擾擾就見之內務府吏將屬琉球使臣賞緞開包各疋截取其數三尺尋聞琉球使臣呈文禮部曰緞疋俱短有截痕又包紙紅標而青緞青標而醬緞未知何故云云此蓋內務府人忙截亂裹而然耳中國之紀綱可知而琉球之以此呈文亦可謂蠻矣

大挑舉人一千七百人謝恩於鴻臚寺車馬駢闐中門外有持名錄者隨到花押而入或三或四美衣服懸褙子荷朝珠三拜九叩其拜叩之法成班而立凝視殿上雙膝急跪兩手據地而叩頭其兩手皆覆馬蹄袖恰似馬跑地叩頭後輒平坐負手視殿上如是者凡三次拜叩訖不即回身出去又凝視殿上躊躇而出可怪也大挑者十年一挑從此路亦可到大學士天下之大政也自乾隆中定制取年壯貌好掌選者多循私賄賂公行派王大臣於禁中挑之莫敢通外人見塘報皇帝缺要循私者任他循私日後朕當知之云云余問於廠中諸交游者曰今年大挑果皆公平答安得不公余曰如雲間康起山能詩善畫貌好又不老不能入於挑中灑淚而歸何也其人大笑曰如此者入於後挑

湖廣道監察御史王蘇奏本論墨吏云覘知督撫欲黜之賂鄉紳貽書督撫曰難得賢地主似聞劾薦陞擢何不暫留以慰民情督撫雖素號強猛者不敢下手又自知不爲民所戴喉親信吏屬發文境內要與齊聲願留則民莫敢動又論湖省猾俗云醪會歛銀官司風聞禁止則意某鄉紳密報聚黨數十百圍攻鄉紳家白棒如雨葢字器

什頃刻壘粉鄉紳戰栗避匿不敢告官官亦知而不置法恐其激變又論納資補官之弊云此曹初無甌石之資假貸備納纔得一縣刮地皮然後可償原債民何以堪乎言多激切真名士也奏本未及全膽此其節略者耳李墨莊登岱過海二圖有王蘇詩

川楚善後籌備事例一卷坊中刻買蓋鬻官定例也內而郎中以下外而道員以下價高者銀萬有餘兩詳問於書肆中人則云若以舉人補知縣者先補納銀者四員然後補不納銀者一員他皆類是然而納銀有先後以次補員候缺甚苦余曰果有萬兩銀何不買田宅買些好書籍以終老乎其人笑曰雖然亦有所不然者耳余見中國軍興以後犒餉不給專責剿賊地方督撫以下捐廩辦餉又許民商納資議敘此已批政而遂至於鬻官矣燕中人或曰焉用買官爲哉易失銀莫如納若干銀兩敍品戴金頂子好矣彼中帽上有頂子然後有體面可以行世故也東八站自是大山深谷旗地民耕有若我

東所謂量外加耕者處處揭榜使之自首本年以前地稅勿令追賠開其自首之路可見財竭

塘報中有曰奉上諭朕風聞安徽試用通判陳達係大學士慶桂契買家奴本名咸寧雖曾將契紙給還仍在宅管事服役去年謀求戶部挂名書吏希冀夷滿考職後遂加捐發劄安徽試用通判朕所聞如此實甚駭異慶桂受朕厚意豈可妄爲至此此或另有別情亦未可定此事著慶桂及吏戶二部堂官先行明白回奏吏部尙書劉權之覆奏陳達原名徐達因出係徐姓爲嗣是以向名徐達今復歸陳姓其從前因結之地方官及同鄉京官均難辭咎俟奉旨批知道了尋聞通官輩言則陳達竟作徽州通判坐車去慶中堂卒無事

川楚匪亂余過瀋陽多以戲語問之滿洲健兒則曰怕甚麼踴躍作擊刺抨弓放鳥槍狀又展扇作匪用牌狀曰容易我出征時定有功名余曰爾怎不出征答曰出征都是副都統兵我是將軍衙門標下

山東山西客商則曰很利害他有箇仁義大王出征兵都死了不死了折臂閃腿被槍回來問諸寧遠州人則云抽州兵二十關內之豐潤玉田等縣亦抽五六名道聽之說皆未可準到燕中見塘報又參以諸交游者之言匪自乾隆季年起謂之教匪而其實猶明季之流寇也十年未平去歲最擾自川省欲犯甘肅滿洲兵迅奔逆擊之蹙入川中自川入陝自陝入川劍閣嘉陵江爲其衝要匪所過破城邑而不受只以殺掠爲事竄據山險大兵圍剿幾乎掃蕩云而楚省又亂滾戰襄漢間今其餘股溢出河南界入據南陽之盧氏山大學士九卿會議添設湖北提督而湖廣提督改爲湖南提督其新設湖北提督駐劄襄陽原駐襄陽總兵移駐鄖陽

滿洲大臣督師征剿者曰勒保曰額勒登保曰長麟曰長齡曰書麟曰德楞泰也勒保四川總督額勒登保經略長麟陝西將軍長齡湖北提督書麟四月中病死提督楊遇春者四川人曾以福康安標下

燕臺再游錄

十九

遼海叢書

屢立功擢用討川匪生擒白蓮邪教起事首逆王廷詔最號勇將奉勅交部議敘大學士慶桂董誥侍郎戴衢亨等以盡心贊畫各加軍功一等德楞泰追剿高家營賊殺極惡首逆高二皇帝特解親佩火鑷包一個手授軍機大臣頒賜又賜喜字玉搬指一個金盒一個黃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其賞典古所未有也四川前督臣魁倫曾於熱河朝房相識者也失守太和鎮上游王家嘴淺灘又犯受賄賜死人多冤之未知其故也

川陝賊匪今春以後擒殺者僞元帥曰李裁縫閻聖珍胡滄海僞總兵則曰李大維魏永伏解奇材周一洪卜興昂僞先鋒則曰王儒陳上達魏鍾均此外又有探馬頭劉國良汪忠旗手譚羽化王貴掌櫃趙建功馬應祥等辛聰張世隆閻添元苟交明李彬徐添德張允壽李魁聖陳朝觀魏棒棒柯大枯之類只稱逆匪王廷詔高二陳得俸楊開第齊國模龔如一徐萬富王士虎俱稱爲首逆楊遇春生擒王

廷詔皇帝大喜以爲天考默祐德楞泰剿斃高二特頒賞物此等必是巨魁既有僞元帥僞總兵則必有高於此之僞稱如民間所云仁義大王之類而彼中諱不言耳即今高三馬五等股出沒川陝界匪股應五行五色云而有青股又有藍股此或其別股也

剿討川陝湖北逆匪及雲南苗匪陣亡提督王文雄總兵王凱富森布游擊馬某把總韓宗琳鍾志茂周秦楊溥馬河圖龍得佩都司張兆興來興王秉勻張應杓趙承憲元士龍守備江鱗蒙古領催祿里外委毛上錦馬上剛張岳字武生胡國勳傷亡提督定住千總趙聯甲病故參將同書其陣亡官員禮部照例蔭恤外給與祭葬銀一品全葬銀五百兩致祭銀二十五兩工部給碑價銀三百五十兩以品善降翰林院立傳工部制造牌位入祀昭忠廟陝省被賊地方漢中府屬留壩鳳縣褒城南鄭城固洋縣西鄉寧羌沔縣略陽興安府屬安康漢陰平利洵陽紫陽白河石泉商州屬山陽雒南商南鎮安西

燕臺再游錄

二十

遼海叢書

安府屬寧陝等廳州縣展緩賑貸川省被賊地方達州東鄉太平新寧奉節巫山雲陽開縣萬縣大寧忠州梁山豐都墊江涪州長壽江北合州巴州蒼溪閬中廣元通江昭化南江南部營山廣安渠縣岳池儀隴大竹隣水松潘武平南平等廳州縣本年地丁火耗銀米蠲免南充定遠鹽亭劍州蓬溪射洪蓬州等州縣本年稅銀蠲緩被賊各廳州縣鹽茶課稅內有滯引未消之處一並展限以紓商力石砬廳巴縣黔江西充壁江安岳樂至石泉金臺茂州簡州等處滯征並輪免以紓民力皇帝勅諭實力奉行毋任吏胥影射滋弊副朕軫念云云

雲南有苗匪之擾陣亡將領兵丁比川陝爲多廣東總督吉慶奏稱粵省鹽商溫永裕洋商潘致祥情願各備銀十五萬兩以爲需費吉慶滿洲大臣中稍有聲望者云而其所經理不過如此粵浙洋面又皆有洋匪浙省之定海黃巖溫州三鎮爲緝捕緊要地方未知何故

致紛紛如此也余之還到鳳城也馬頭輩往遼陽買布者皆空手而返曰無布可買我所稱舊遼東布即江南布也遼陽人言海面擾亂南船不來故無此布也

